

萬耀煌回憶錄(二)

萬耀煌

上海光復武昌奮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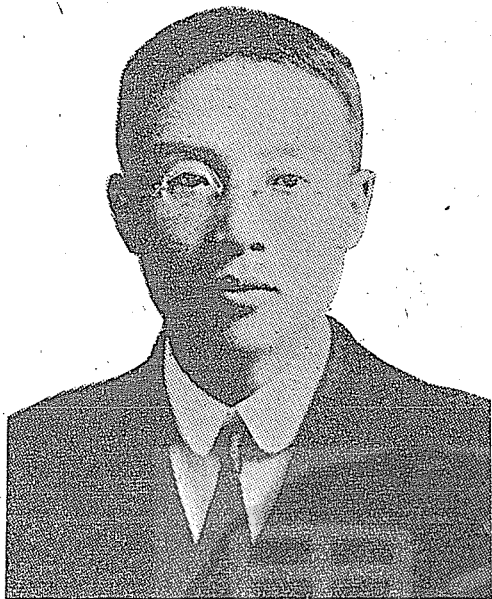
在天津等了三天的船，才搭上招商局的新豐輪。這三天所看到的，聽到的甚多。第一，皇親貴族，親王貝子貝勒的眷屬，幾乎都在各租界居住。第二，北京保定的文學生，幾乎都自動解散了，北京女子師範學生，由她們的師長帶來法租界，租了幾間房子打地舖。第三，從保定、北京來的火車，車內車外車頂全都擠滿了人，無不是逃難的。第四，清廷的大小小官吏，攜家帶眷南下，所以輪上甲板也無隙地。由這些情形，看出清廷已經快到土崩瓦解的時候了。船過烟台，船長宣佈：「上海獨立了」。船上乘客，雖不是狂歡，却大多數喜形於色。我們坐的統艙，內中有專跑津滬接客的，高談孫文黃興黎元洪好像天神。革命黨都成爲三頭六臂的英雄。這些人雖無知識，可是義務爲革命宣傳。人心所向，天必從之，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，成功必矣。

上海是我國第一商埠，雖久已嚮往，但此行

目的，不是遊覽，是經上海而返武昌。上海既已獨立，就不能不看看獨立新局面。輪船進了黃浦江，見滿江白旗飛揚，已經喜極欲涕，抵岸即驅車往望平街找民立報館，也是滿街白旗，心神飛越，好像身已騰空，多年橫梗於心的革命，居然親眼看着實現，如何不喜得發狂呢？到了民立報館，問漁父，問血兒，問英士，問了許多人，因爲看了這些筆名，想着都是革命黨人，初不知他們原來名姓也。報館裏的人，看了我們天真純潔的問，很誠懇的說：他們都不在這裏，只有英士先生今天早起上海已舉他當都督。這時才知英士先生姓陳，經報館中人指示後，我們即往上海縣城海防廳原址，新成立的都督府。英士先生以我們來自保定的新青年軍人，親切慰問，詢問北方情形，並略說明上海獨立經過。他說：都督府今天成立，一個軍人沒有。你們來得正好，命我們爲參謀。伯常管理衛隊，我則督練軍事，一切軍隊，由我負責。又告訴我們武昌情形，並謂湖北的辦事處在棋盤街經武公司，負責的是馬剛侯（

伯接）。我們急欲知道湖北情形，立刻與剛侯見面。他一面電鄂省的老朋友，一面爲我們買船票。我們與英士先生說明經過，英士先生面留，等有人接替，再行返鄂。參謀長黃膺白先生對我們誠懇愛護，時間雖不多，但對英士膺白兩先生的作爲，深爲感佩。我在兩先生指示之下，草擬了都督府章制，又依督練公所編制，擬了督練處的章程，在警察教練所成立督練處。有一部分的部隊，編成教練，交給張國威負責。某日馬剛侯先生送來武昌蔣翊武、黃申薌、耿丹的電報，促我速歸，立向英士先生辭職。英士先生說：「請你立即募一協的兵訓練，以圖中原，我不是安於滬上一隅的」。我以當年革命組織發起人之一，今日陽夏戰事正亟，同志們在前線浴血，我不能不去。又建議：「清廷本已崩潰，今袁世凱出山，北洋各鎮已有重心，軍事不是一時可定，公既有先成一協之意，即請迅速成立，日本士官學生，保定入伍生都已紛紛抵滬，幹部不成問題」。英士先生見余返鄂心堅，當委以滬軍都督府聯絡參

謀名義，正式行文鄂軍都督府，並親筆函黃克強先生，交我帶同回鄂。我於是搭日本大元輪西上，張伯常，率仁發，張大昕，寧調元，胡朝宗等同舟返鄂。船過南京，警戒森嚴，未停，過蕪湖正宣告獨立，過九江則獨立已久，乃與曹振武，丁人傑相晤。至漢口，船停日租界，僱擺江（船名）渡江，時日租界以上，砲火連天，租界江面雖無戰事，然流彈不少，僅日租界江面尚安全。至武昌下新河氈呢廠有檢查哨，同行數十人，均不准進城，惟余持有滬軍都督府公文，得以通行無阻。謁見黎都督後，立派顧問黃愷元持令將伯常（張篤倫）等迎寓西大街招賢館中。黎公見余，詢問我經過甚詳，我詳細報告從前在四十一標組織羣治學社，後由陸軍小學而中學，而保定入伍



響應武昌起義，宣佈上海獨立的滬軍都督陳英士，曾任命本文作者為參謀，督練軍隊。

，以及在保定建議吳祿貞起義與南下所見所聞，如果無袁世凱，則清室速即崩潰，吳祿貞不死，在漢口的清軍只有投降，大局或已平定。我又報告滬上形勢，陳英士有為，將大有助於革命成功。我是黎公舊部，專為參加戰事而歸，黎公甚喜，立任我為參謀部參謀。都督府設在諮議局，鄂軍都督府有秘書處，秘書長為楊玉如，參謀部長為楊開甲，次長為吳兆麟，楊璽章。軍令部長為杜錫鈞，均在都督府內。軍務部長孫武，副部長張振武，蔣翊武，設在審判廳內，後移兩湖書院。學生軍已成立，團長為劉繼武，晏勛甫在學生軍任職，耿丹則任參謀部參謀，旋吳兆鯉亦任參謀，此皆當時與我同學知好之概況。

陽夏之戰親所經歷

我到武昌之次日，即到漢陽城外昭忠祠，戰時總司令部，見黃克強先生出陳英士先生信，黃先生詢北方及滬上情形甚詳，並留我在總司令部參謀處服務。余答以奉命已在都督府參謀部任職。黃先生謂：不妨兼為聯絡參謀。時正準備出發攻漢口，我對克強先生欽慕已久，此次得追隨作戰，快慰何如。總部參謀長為李書城字曉垣，次長吳兆麟，秘書田子琴。蕭驥，張大昕亦任秘書，總部人事，大半熟識。次日隨克強先生出發，總司令以下均步行至花園。湘軍協統王隆中在途中，來見黃總司令報告，部隊正向琴斷口行軍中，王問現在有什麼消息，黃說：「福建獨立了，

都督孫道仁又是我們湖南人」。

是日天氣陰雨，路狹泥濘，一步一滑，部隊行軍非常緩慢，琴斷口所搭浮橋，行走更滑，天黑難行，工兵司令唐蟒焚民房一棟照明，始能勉強通過。行至漢口上數里之羅家墩，部隊已呈零亂，大部士兵進入民家烤火，時已午夜，官兵早餐後水米未進，衣履全濕，十分疲憊，以此作戰，實不放心。當時軍隊部署以湘軍為主力，總司令於九月廿五日午後九時卅分，在漢陽總司令部已下達了作戰命令，其命令概要如下：

一、清軍在漢口龍王廟，玉帶門佔領陣地，其砲兵陣地在劉氏堤防，水電廠，滿春茶園附近。我游擊隊已向黃陂方面進發，擾亂清軍之側背。

二、本軍擬明（廿六）日渡襄河，進出其左岸，攻擊漢口清軍。

三、工程第一營明日午後三時，用鐵船及民船將湘軍部隊第一標（欠一營），輸送於東亞製粉工廠，同時架設軍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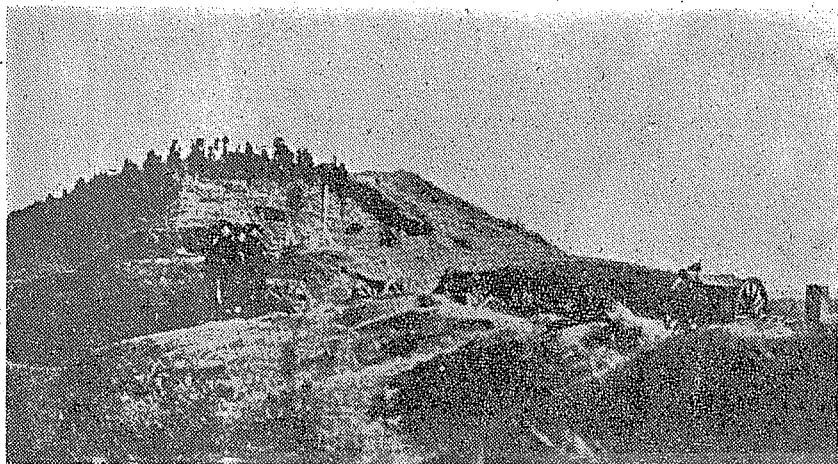
四、左列部隊掩護架橋。

湘軍第一協（欠第一標）明日午後三時，佔領趙家湖北附近。

步隊第五協（欠第十標）明日午後三時，佔領琴斷口東端附近。

砲隊第一標（欠一營）明日午後三時於黃家灣，大吳灣附近，布置放列，以能射擊博學書院及東亞製粉工廠北方之無名獨立家屋方向為要。

五、步隊第四協明日由原地準備渡河，俟我左翼部隊出襄河左岸，即刻向漢口中國街市攻擊。



武昌首義，革命軍佔領武昌蛇山砲臺。

六、步隊第六協明日準備由漢陽東北岸航進，與步隊第四協同動作，至龍王廟登岸，向漢口滿軍左翼攻擊。

七、砲隊(欠第一標「欠一營」)仍佔領原陣地，須限於明日午後三時卅分向漢口龍王廟、玉帶門一帶及劉氏堤坊附近，開助射擊，援助我

攻擊部隊。

八、步隊第四標明日防禦兵工廠及鋼藥廠，於明日午後三時向襄河對岸開始射擊，援助我部隊進攻。

九、其餘部隊限於明日午後三時，在花園附近，集合待命。

十、余(黃總司令自稱)明日午後三時在花園附近。

廿五日晚，黃總司令曾召集各部隊長會議，規定攻擊時有關事項：

一、通知武昌鳳凰山要塞砲台，當我軍攻擊開始時，應選擇有利目標射擊，援助攻擊部隊。

二、通知海軍於我軍攻擊時，向劉家廟、大智門滿軍後方射擊。

三、設信號於黃鶴樓鳳凰山大別山互相連絡。

四、派吳兆麟，王安瀾，專辦攻擊部隊糧秣彈藥補充及情報搜集。

九月廿六日午後，黃總司令率幕僚到達花園，下達攻擊命令如下：

一、滿軍仍佔領漢口龍王廟玉帶門及劉家廟大智門劉氏堤坊水塔附近。

二、本軍擬於本晚向玉帶門一帶攻擊，先展開兵力於博學書院附近堤坊一帶之線。

三、湘軍第一協統領王隆中，率該協為右翼進攻隊，即時由軍橋渡河前進，展開於博學書院北端至襄河左岸之間，與湘軍第二協聯絡。

四、湘軍第二協統領甘典率該協為中央進攻隊，俟湘軍第一協渡河完畢，即由軍橋渡河前

進，與左翼進攻隊連絡，展開於博學書院以北堤坊之線。

五、步隊第五協統領熊秉坤率領該協(欠第十標)為左翼進攻隊與中央隊連絡向北展開。

六、砲隊第一標統領尚安邦率該標(欠一營)及工程一隊，即時準備渡河，須於博學書院西南端附近佈置放列，以能射擊玉帶門一帶為要。

七、工程第一營管帶李占魁率該營(欠一隊)保護橋樑。

八、步隊第十標及其餘各隊為預備隊，赴博學書院西端家屋附近集合。

九、余(黃克強自稱)午後六時以後在博學書院。

革命四友與黃克強

我隨黃總司令到羅家墩，已過午夜，在參謀處看到上項命令，判斷此役不易成功。這是一場硬仗，我很明瞭雙方實力，第一，我從北方來，知道二四兩鎮是北洋久經訓練的勁旅，兵員充足，武器銳利，每鎮有七公分五野砲兩營，每營三隊，每隊四門，共廿四門，過山砲十二門，兩鎮共有野砲四十八門，過山砲廿四門，總計七十二門。又聞禁衛軍最新管退野戰砲八門亦已調來，則為八十門矣，布置於漢口狹小地區，足夠發揮巨大的火力。第二，滿軍步隊共八個標，都配有最新式的三八式機關槍六挺。第三，北洋官兵知識雖然簡陋，他們的服從性與技術，我在入伍生隊看到教育軍士的表現，確比南方優良。第四，滿軍此時是防禦的，左憑長江襄河，右憑後湖，

前據張公堤，可以利用地形節省兵力，也可以靜制動。第五，滿軍在漢口打仗，是沒有退却可能的，因此除了投降就是硬拼。再就我方情形，在行軍途中詢問余鴻勳，黃建瓚等所得知的如下：第一，湘軍王隆中一協，由原四十九標五十標各選一部編成，當然是最精銳的主幹，但人數不足，補充了不少新兵。甘興典一協，由巡防營改編，原就沒有訓練，可說是臨時編成的，到了武昌才換漢陽廠的七九步槍。昨天會議時，甘再三說：他的軍隊不能打仗，並不是胆子小，乃是對部下還沒有信心。至於熊秉坤的第五協，更是新成立的，一般幹部都是工程營的目兵，兵是新招的，沒有訓練。第二，是武器。我們砲隊原來只有砲八標及混成協一營，質與量都差得遠，此時過江攻擊的只有六門山砲，湘軍無砲兵部隊。第三，作戰命令行進的道路只有一條，襄河上浮橋，用民船搭成，大小高低不一，橋面用一條條厚薄不一的跳板，門板鋪成，加以天雨，由草鞋帶上去的泥濘，散布在橋面，一步一滑，不填即跌撲，大軍行動，僅此單行道，時間就誤，不可以計算。第四，原命令午後五時卅分在花園，午後六時以後在博學書院，天晴時已不可能，天雨勉強至夜半只達羅家墩，原擬夜襲，現在部隊位置不明，夜襲已不可能。態勢如此，如何處置？當時我約伯常至總司令處，在一貧民室內，煤油燈一盞，克強先生坐一竹椅假眠，李曉垣與日人大元及另一日人共坐一條板凳，在地圖上研究，獲有結果，便推醒克強先生報告說：研究結果，必須退却。克強先生連聲說：「決心退却，決心退却！」

我在旁插言說：「此時進攻既不可能，但退却亦不可以，就地防禦，重整部署如何？」。曉垣聽着我不發言，克強先生亦未置答。我以為退却的危險比進攻還大。我們與正式動旅作戰，我們的把握，只憑一股排滿革命浩然之氣，打勝敵人。但一日一夜的疲勞，氣已消了一半，不戰而退，那就是氣衰力竭了。如果就地防禦，略事調整，氣勢可振，然後決定進攻或退却。看到總司令已下決心，自不便再言，就退出房屋，正遇唐麟，我告訴他剛才的情況及我的看法，這位先生立即說：「到這時候還說退却，我是不幹的，我搭橋費了大力」。旋又大呼曰：「誰願幹的，跟我來！」應者約兩百人，立刻跟進。時天色漸曙，天氣晴朗，克強先生和曉垣都未作如何指示。我立請克強先生決定照原來攻擊部署進攻，此時已無猶疑的餘地。克強先生立下令，照原計畫開始進攻。至七時許均已展開攻擊前進，敵火猛烈，我左右翼進展頗速，中央進攻隊展開於平坦開闊地，受猛烈火力壓迫，進度甚緩，且隊形紊亂。克強先生率預備隊憑堤指揮，曉垣始終不發一言，日人早已離去，僅我與伯常，余鴻勳，高建瓚在左右，敵砲火延伸至我預備隊位置，預備隊亦有傷亡，激戰至午，全線均受阻，且傷亡漸多，中央進攻隊已呈動搖之象。克強先生命預備隊增加，但受砲火射擊，一時傷亡甚重。午後中央隊不支後退，我們就地督戰，彼等置之不理，克強先生拔刀阻止，亦無效果。午後三時，全線向後奔馳，敵砲延伸進擊，王隆中由四兵扶持，氣喘奔逃。唐麟亦雜在潰兵內後退。克強先生憤恨之極

，幾欲自殺。由余鴻勳，高建瓚二人扶持背負以退。我初入戰場，見此種情形，憤恨欲死，好友耿丹，辜仁發二人又不知何往，乃與伯常尋遍戰地，雖槍彈如雨，亦無所畏懼，直至戰場上無我軍為止，始退至琴斷口，聞知二人已回漢陽。幸敵未追擊，得以全部撤退。時總司令已命各部隊沿漢陽河岸澈夜防守。我初經戰事，印象最深，六十年猶歷歷在目前，且對我研究戰術指揮作戰啓示極大。

次日我們在漢陽昭忠祠總司令部重新部署後，始返武昌。伯常堅欲赴滬，百留不獲，我和伯常，仲劍，達岸四人拍一照片，為現存之惟一紀念，曾重洗分贈其後嗣，題名為辛亥武昌革命四友。（曾刊本誌十一卷第三期）

首義人物一鱗半爪

都督黎公，沈靜寡言，好整以暇，漢陽戰事，一以委之黃總司令，雖關心甚切，但毫不加以臧否。武昌指揮則委之參謀本部。政治方面，關係太多，各省獨立後之電報，往來頻繁，加以被推為中央政府大都督，外交事務，多向鄂省請示，要餉要械，指揮海軍等等，雖由楊玉如等祕書負責，但仍由都督作主，川流不息的人羣，出入都督府，幾乎無間晝夜。

軍務部是武昌最繁忙的機關，權最大，對內政外交都要過問，各省聯繫，雖由都督府主辦，但多數通過軍務部，除指揮作戰有都督與黃總司令外，舉凡編制、餉項、被服、裝備、交通、通訊，以及所有軍事人員財務，幾乎無不向軍務部

辦理。以部長孫武，副部長張振武，蔣翊武都是起義領袖人物，所以一切的人一切的事，都要問他們。事情管多了，總有不遇到的地方，忌之者也就不免漸漸的多了。這時已有「三武」之稱，意味湖北只有三武，上沒有都督，下沒有其他的人。但是他們三人對都督還是尊敬，對黃總司令更是奉命惟謹，記得黃總司令有一次電話要鐵絲多少，麻袋多少，其他多少，限某時送至漢陽。堯卿（孫武）立命軍務部的人員分途辦理，如時如刻送到某地等等，絲毫不敢怠慢。這是我在堯卿辦公室內親見親聞之事。我詢之總部的人，他們說確是如此，只要克強先生一言，堯卿決不打折扣遵辦。

最令人欽佩的是總監察劉公（仲文）與總監察部的各總稽察，如蔡漢卿、高尚志、吳醒漢、王憲章、蔡大輔、黃元吉，都是首義的元勳。劉仲文原來被舉為都督，他力辭。他們相約為革命不做官。以總監察權責，立於各機關之上，自都督以至各部一切人事，一切業務，他們都有權問，有權管。他們的意見，就是都督也不能不聽，不能不從。他們不爭權，不謀利，一切出於公正。他們足跡所至，無不景從。我初驚異，後來才了解起義的人物，退居閑職，讓那些非革命分子居高位，如揚開甲，杜錫鈞都是統帶而推為部長，正是為革命不是為權利。但政治是最現實的東西，時間久了，問題多了，他們也管不了，自然不能不出任實職，事與願違，非他們之過。此我在武昌一般同志所談，他們謀國清操之忠忱，誠足令人景仰。

漢口戰後，江面雖已封鎖，而彼此對峙，砲戰不息，漢口日租界與武昌下新河交通仍往來頻繁。我偵探人員，以本地人關係，獲敵情較易。此時漢口方面之滿軍，由馮國璋為軍統，第四鎮統制王遇甲，第六鎮統制李純等所部皆久經訓練，但紀律不良，自火燒漢口又擊退我軍後，益形驕暴。其主力現正向上游運動，已由新溝渡襄河攻蔡甸。我常奉命巡視戰線，時居覺生（正）為同盟會在鄂與同志關係最深之一人，參與全盤政治最多，對戰地興趣甚濃，得閒即一同巡視，常自惜時間無多，以不能長臨前線為憾。田子琴先生短小精悍，總部無用文之事，常同行，每自早至晚沿大別山，黑山，扁担山，美女山，鍋底山，三眼橋所有戰線，無不有我二人足跡。有時飛彈如雨，子琴先生惟好戰地槍聲，就陣地小坐一二小時，與士兵談笑，無形中測知士氣如虹。在巡視中鄭玉麟，熊秉坤，黃申薌諸友留我們共餐，語及全線正面太廣，兵力太薄，工作器具缺乏，士兵工作能力太差，副防禦薄弱，不足以阻止敵之猛攻，加以士卒無訓練，不會瞄準，晝夜放槍，浪費子彈，一旦接戰，恐補充不及。又遇甘興典，口出大言，軍隊毫無紀律，担負的陣地又是三眼橋方面，正面遇敵由蔡甸來攻，不堪一戰。乃與子琴先生馳歸，面報黃總司令請迅速調整。克強先生謂來不及調，只設法派兵增援，孰知首先潰敗者又是甘軍。

自十月初日起，清軍分路向我各陣地攻擊，管退砲威力既強，機槍火力亦甚猛，我軍死亡相繼，仍堅守陣地。某日我奉命到都督府報告情況，晚見李曉垣率程守箴（勇公）等六七人來都督府後樓（宿舍）。我正在參謀本部，驚訝戰事正緊，諸人何以齊回武昌。我即問曉垣，戰況如何？他說：沒有什麼！我說：上午的情況，我是知道的，現在有無變化，你們沒有辦法，不見得我也沒有辦法。勇公等見我聲色俱厲，均起而言曰：確實危急。我說：無論如何，我們總要想辦法。我立往軍務部見孫堯卿（武），告以漢陽緊急情形。堯卿說：我們是革命的，誰來這裏，誰就準備犧牲，我立刻下令自軍務部以及招賢館學生軍全部往漢陽，至夜各機關人員，均在閱馬廠集合，張振武到參謀本部來說：孫部長派我來問如何處理？我說參謀本部的意見，是請張副部長親率敢死隊學生軍往漢陽聽黃總司令命令。張立即率部渡江赴漢陽。此時吳兆麟亦來參謀本部，要楊璽章（均為副部長）往漢陽。楊謂：「我剛由青山回來，勞累不堪」。吳說：「我幾晝夜未睡，請你去幫幫忙」，楊不肯，吳拿出手槍謂：「你怕死，我先打死你」。我將吳手上手槍拿下，楊說：「你硬逼我，我更不去」。我勸楊、吳，事已緊急，「大家說不上辛苦，我陪你們二位前往如何？」吳、楊均喜，遂同渡江，至十里舖已次晨。我知全盤情況不利，非生力軍增援，不易挽回大局，是時張振武已於拂曉率敢死隊學生軍襲鍋底山，加以攻佔，敵復猛攻，此時正堅持中。楊璽章到十里舖，同往高地視察戰況，中飛彈貫通小腹，抬至漢陽西門外即亡，誠為痛惜。

漢陽垂危赴贛求援

戰局吃緊，漢陽垂危，克強先生命我往九江促贛軍來援，親筆致書李烈鈞先生。我將戰況報告都督，亦書就一函攜往。我約晏勛甫偕行，過青山，見第三協統領成炳榮志氣頹喪。該協目前由五通口攻敵人左翼，未奏功而退，此時部隊不整，紀律廢弛，我心憂之。我乘漢治萍專輪下駛至石灰窰，遇贛軍上駛，與贛軍統領馮嗣鴻晤面，出克強先生及黎都督致協和先生信，馮命人轉寄。我請馮乘漢治萍之漢興拖輪並拖一部軍隊上駛，漢興拖力強，速度快，次日到陽邏。海軍司令湯薌銘令人招我至海籌巡洋艦，謂漢陽已失，贛軍毋庸上駛，留在陽邏，掩護我軍右翼。贛軍遵命留在陽邏。鑄新（薌銘字）說：海軍巡洋艦除海圻在海外未歸外，海容，海籌，海琛與楚字江字各艦，湖字各艦，均在青山黃州之間，江面無慮，陸上須有掩護，囑我報告都督。我由青山乘馬入城，青山至武昌卅里，因漢陽失陷，人心恐慌，逃難者擁塞於途。我沿途宣稱贛軍已到陽邏，海軍數十艘兵艦停泊於青山陽邏之間，有長江天險，滿軍不能飛渡，你們放心，因之頗有觀望，亦有願隨我入城者。途中遇兄捷五，請其稟告我父母，說我已回鄂多天，現有職務，不能歸家省親，蓋由保定南旋，尚無信歸家，累父母懸望，此十月初七日事。

克強先生昨午在都督府開會，演說戰敗的原因，為：「官長不用命，軍隊無教育，缺乏機關槍所致」，又說：「決心放棄漢陽，並請都督棄武昌而攻南京，若得南京，再用精銳軍隊恢復武昌」。此言一出，大眾愕然，范濺槎（騰霄）首

先發言：「武昌為首義之臣，居長江上游，南北關鍵，為天下環視，武昌若失，各省震動，土崩瓦解，即在目前，雖欲捲土重來，誰與共事。且事已至此，吾輩誓與武昌共存亡」。慷慨激昂，力闢棄武昌之非計。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更憤怒，大聲喝曰：「武昌是我們舉義的地方，我輩當與城俱存亡，倘有敢再言棄武昌的，就殺他的頭」。羣情轟動，克強先生遂與都督同退席。克強先生措辭容有未當，其心無他，隨行聲言仍從眾意，羣情遂亦翕然。克強先生隨即離武昌赴漢口，搭輪東下。

漢陽既失，武昌城內人心恐慌，頗呈紊亂，出城逃難者，有山前移往山後者，亦有山後移往山前者。所幸各機關鎮定如常，尤以都督府軍務部，為人民所瞻仰，同時總監察部劉公，總稽查秦漢卿等各稽查，不斷在各街道巡視，司法部長張知本亦乘驟巡街，因此人心漸安，然軍紀嚴明，亦不為無因。蓋湘軍王隆中部，係正規軍隊，勇於打仗，紀律嚴明，激戰多日傷亡已多，因受甘興典部之影響，遂亦離漢南歸。甘部在漢陽未失之前，已有紛紛脫離隊伍，經鸚鵡洲拉船上駛，或沿途稍有劫掠者。揆其原因，實非官兵之過，用兵者初不明敵情，又不知自己實力，貿然作夜間進攻，自挫湘軍銳氣。甘興典雖狂妄，初尚自知部隊係臨時編成，官不成官，兵不成兵，只能壯聲威，不能打真仗。王隆中雖號稱一協，實以四十九標為基標及五十標之一部編成，人數不足，新兵佔多數，進攻漢口，計畫不週，未戰先疲，仍力戰於漢陽，支持多日。至於鄂軍，起義之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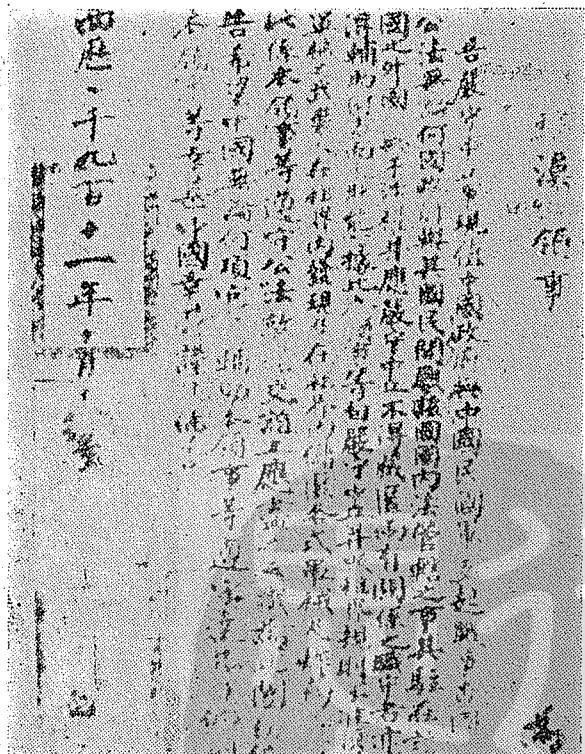
，官長均逃，建制完全瓦解，臨時編組成軍，會未稍加訓練，即驅之上戰場，與烏合之衆何異，終以紀律嚴明，首義同志純潔無私，都能以身作則，如新廿標標統領選青臨陣娶妾，執行槍決，又如向某有貪污之嫌，亦行正法，風聲所播，無敢為非者，卒能振作士氣，安定民心，支持危局。漢陽失守，克強先生東下，都督召集會議，推蔣翊武同志，護理戰時總司令，同時設總司令於洪山寶通寺，重新部署防禦，上起金口，下迄青山，此時已有部隊八協，砲隊一協，馬隊兩標，計第一協統領蔣肇鑑，第二協統領何錫藩，第三協統領寶秉鈞，第四協統領張廷輔，第五協統領熊秉坤，第六協統領楊再雄，第七協統領鄭玉麟，第八協統領羅洪升，砲隊統領姜明經，馬隊第一標統領王祥發，第二標統領劉國佐，（其中發動舉義的只熊秉坤，張廷輔，楊再雄，鄭玉麟四人，餘皆為舊日管帶隊官，是首義同志之爭權利，又一事實）。翊武既受任戰時總司令，約我到洪山為他幫忙。他前在四十一標三營左隊，遲我兩年入伍，繼續組織文學社，我入陸軍學堂後，仍多往還，我在軍中情形及羣治學社發起人，翊武知之已久，相見甚歡，此次相約，欣然前往，此十月初八事。

葛店追黎索回大印

次晨，聞都督經洪山東行赴卓刀泉，立馳往見，都督正在廟中休息，因敵砲由大別山對武昌俯射，都督府後樓起火，楊開甲，杜錫鈞扶黎公出城，本擬到洪山，知總部在此，已無隙地，故

往卓刀泉。我氣盛，警告杜錫鈞勿再他往。余返洪山，於黃昏前都督府顧問孫發緒偕英國駐漢武領事羅恩，來見蔣翊武，謂領事團以兩軍交戰，漢口巨埠焚燒，損失甚鉅，不宜再戰，提議停戰三天，以便議和，已獲清軍同意，如果都督認可，在停戰條約上蓋中央大都督印，立可生效。我說都督在卓刀泉。孫說他由卓刀泉來，都督已在葛店。我自願往追，請都督仍回武昌。翊武與長三（兆麟）均以爲然，由孫致函，時吳兆鍾（長三之弟）亦願偕行，乃借張廷輔之馬二匹馳行，沿途見學生軍，告知立刻停戰，不必再行，追至王家店東不遠處，見一小轎，又見鄧杰，柳國祥在

左右嚮行，知係都督，請停止，時已薄暮，我報告英領事偕孫發緒來洪山，洽請停戰議和，並出孫函，都督於點火開單後說：「此地距葛店不遠，到了再說。我說漢陽失後，人心動搖，都督出城，更爲震動，能停戰三天，藉此可以喘息，和議成否，猶在其次，請都督立回，主持大計。都督說：「這裏離葛店很近，葛店交通甚便，我們還是趕到葛店後再從長計議罷！」當時都督堅持非到葛店不可，並反問我說：「你不知武昌電報台已撤離了嗎？」我接着說：「報告都督，王家店距葛店四十五里，距武昌也是四十五里，卓刀泉距武昌十五里，王家店到卓刀泉不過卅里，比到葛店更近，武昌漢口，一江之隔，交通方便。至於電報台，我回去後立即架設，無論如何，都督不能往葛店，都督遠離武昌，與大局人心，關係太大，敬請考慮。」此時黎公似有所悟，但仍遲疑不決，想了一會，又說：「不行！還是到葛店的好，因爲印信已送往葛店。」我至此不能不求解決，要求都督今夜宿王家店，我去追印信再回武昌。都督至此始允回王家店，我同吳兆鍾馳往葛店，未及里餘，見都督府秘書陳邦鎮奔回，手持大都督印，說：「我聽說停戰條約要蓋大都督



各國駐漢領事認革命軍與清軍為交戰國體發佈告示嚴守中立。

印，故馳往取回，君乘馬可速持歸蓋印換約，不可緩也。」我持印經王家店，黎公已駐節真武觀，我報告明晨來迎接，黎公允可，我回到武昌洪山已深夜，次日（陰曆十月十三日）在停戰條約上蓋印生效，自十三日起至十五日停戰三天。我所以力請黎公回武昌的原因，大局固爲重要，於黎公個人亦有重大關係。黎公出城至卓刀泉後，城內動搖，出城者在賓陽門擁擠不堪，頗有怨恨者。參謀本部已有人批評，議論紛紛，參謀次長吳醒漢提議請黎公來總部會議，我問他所議何事？吳曰：「問他爲什麼要出城」。我說：「漢陽既失，武昌城已成前線，總司令部指揮作戰的，尚在洪山，都督位置於卓刀泉，不算大錯，且蔣總司令翊武同志往卓刀泉尚未回來，事儘可在卓刀泉議。黎公必不來，不如不請。」吳憤怒曰：「他敢不來，他是我們舉的。」我說：「不是敢不敢，而是有無必要，有必要不取也要來，無必要，敢亦不來。」一時爭論頗爲激烈。旋孫發緒偕英領事來商停戰事，孫謂黎公已在葛店。吳與陽華灼說：「他走了很好，我們就舉劉仲文當都督」。附和者頗有人。時劉仲文孫堯卿等均在校內，頗能鎮定人心，吳醒漢的主張也很有力量，是夜曾秘密商議，故黎公往葛店，舉劉仲文當都督的話，流傳了多日始息。我以黎公在鄂治軍多年，爲有名之新軍統領，各省新軍都知其入，與地方士紳及外國領事均有往來，若於戰局艱危中更易主帥，實非善策，故自請往追，不但追回黎公，且追回大都督印信，實有助於停戰之生效也。（未完待續）